

# 布農族人與臺灣赤楊

◎口述/耆老・Bisazu Nakaisulan (黃泰山)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王相華 (hhwang9@gmail.com)、沈恕忻、黃俐雯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Ibi Isqaqavut (田榮富)

## 源自於土地的智慧

原住民族與土地間的關係非常緊密，過去的傳統農業模式中曾發展出採用「種樹」方式來促進土地的永續生產，例如日治時期的調查文獻中曾提及：「泰雅族原住民會在休耕地上種植臺灣赤楊」，日治時期及臺灣光復後的零星調查資料也顯示，布農族也有在休耕地栽植臺灣赤楊的傳統，但相關的敘述都只有隻字片語，非常簡略。臺灣赤楊(*Alnus formosana*)是臺灣原生樺木科樹種，其生長速度快、樹幹通直圓滿，根系與放線菌共生，形成根瘤，具有固氮效果，因此能生長在貧瘠的土壤，且有土壤改良的功效。由赤楊的生長、土壤改良特性可約略窺探，泰雅、布農族在休耕地種植赤楊的傳統做法極可能蘊含生態、文化面向的多重智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赤楊根系與放線菌共生，形成可以固氮、增加土壤肥力的根瘤。(王相華 攝)

Bisazu Nakaisulan(黃泰山)耆老於1927年出生於花蓮拉庫拉庫流域海拔約1,000公尺的喀西帕南部落(Qasivanan)，1938年也就是他年約12歲時部落遷村至卓溪鄉中平部落的現址。黃耆老的父親是那凱蘇蘭(Nakaisulan)家族的祭司，身為長子的他自然備受長輩的期待與關愛，從6~7歲起就時常帶領著他參與各種活動，傳授其生活知識及技能，因此在遷村前就累積了豐富的布農族傳統生活經驗與知識，加上遷村後仍有長達數十年與跟隨長輩回舊部落採集、狩獵的生活經驗，因此黃耆老對過去的傳統生活模式還相當熟悉，成為本文的主要訪談對象，重要的訪談內容彙整如下文。

## 不種赤楊的人真是愚笨

傳統上，布農族土地是以家族為共同管理的單元，一個布農家族的農田數量隨家族人口數而異，通常會有許多塊田地分別處於不同的耕作及休耕狀態。一塊新開墾地，會先種植小米、陸稻等主食作物2~3年，當地力衰退、收成漸少時，就會在田地上種植赤楊樹。老人家會教導年約六、七歲的孩子認識赤楊小苗，學習如何將崩塌地或赤楊林下的小苗移植到休耕的山田中。長輩會教導小孩們選擇直立不彎曲的樹苗，且採集時要小心勿傷及根部，日後赤楊才會長得又直又高。赤楊一直長到胸高直徑約10~20公分左右，就可以開始收穫赤楊，能利用於房屋搭建或水管架設上。同一批種植的赤楊有生長快慢之



喀西帕南部落位於拉庫拉庫溪流域中游。(修改自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經建版地形圖)

別，同時林下也不斷有自然更新小苗，如果不缺乏耕地時，會採取擇伐方式，先將能拿來蓋屋、建水管的赤楊砍下；若缺少可生產小米的耕地時，會採用皆伐方式，將赤楊全數移除、使用。赤楊砍伐時節多半在小米進倉後，大約為7~8月份。赤楊採收後，林下的小苗並不會全部去除，會移植到其他需要種植的農地上，稍微整地後，用留在地上的細碎枝條引火焚燒；焚燒除方便日後種植作物外，族人也認為灰燼是土壤的養分，且燃燒會有消毒土壤、降低病蟲害發生的效果。此外，最粗壯的赤楊通常會予以保留，這樣才能確保一直有品質優良的赤楊小苗能使用。

耆老說種過赤楊的土地，之後再種小米會有較好的收成；且種植赤楊的農地比較不會長雜草，日後土地要再開墾時就比較省力氣。此外，赤楊還有所有權標示的功能，即有種植赤楊的土地，別家族的人就知道這塊地是屬於



主要受訪者黃泰山耆老(中)，翻譯及共同作者田榮富(左)。(沈恕忻攝)

別人的，不會誤認為是荒廢的土地而去開墾，導致產生事端；如果因懶惰，土地荒廢的時間過久，別家族的成員是可以直接拿來耕作的。

赤楊用途廣，是生活所需要的重要木材，如能夠認真種植，當有需要時就不必跟別人乞討，否則會被視為懶惰及愚笨的人，



在休耕地種植赤楊是喀西帕南部落(耆老舊居地)常見土地管理方式，也是農耕地肥力恢復的方式。此外，赤楊木材也是日常生活經常會使用到的素材。(王相華 攝)

因為只要好好的種赤楊就能得到需要的木材及一塊肥沃的土地。用赤楊養好的土地若有他人想借種，必須殺一頭豬送給地主，當收成時還要再殺一頭豬給地主，因此黃耆老的長輩曾提及：「不種赤楊的人真是愚笨」，此話至今還深深刻印在耆老的腦中。

### 赤楊木材如何使用

赤楊是很重要的布農族傳統房屋建材。布農族家屋的素材反映部落周邊的自然資源狀況，房屋的地基以石片堆砌，若附近石片充足房屋牆壁也以石片堆疊，若無足夠石材布農人會將赤楊剖半，採合併排列方式建構牆壁。房屋的主柱、主樑需要堅固且不易腐

朽的木材，因此他們使用檜木或殼斗科等耐腐朽、堅韌的樹木，而支撐屋頂的橫樑需要較輕、較直的樹木，赤楊質地輕軟、又直又長，故相當適合用作屋頂的橫樑。布農人砍下一棵赤楊木並將樹皮削去，裁切取用直徑約15~20公分的部分為橫樑，若長度不足可將兩枝赤楊以藤接合，並以較細一的端為接合處，較粗端留兩邊架在主樑上，赤楊去除樹皮後有很好的防止蛀蟲效果，只要屋頂不漏水，木材能保持乾燥，是非常耐用且不太需要修繕的材料，使用年限可長達十年。樹木筆直在房屋施工時較好操作，黃耆老在搬遷至中平部落後，因周遭環境沒有赤楊可用，更深刻地體會到赤楊木的好處，也才明白祖



耆老現居家屋旁儲藏室的屋頂橫樑結構。此一結構與採用赤楊木材為傳統屋的橫樑結構類似。(王相華 攝)

先運用赤楊來建造房屋的智慧。黃耆老的舊部落並沒有竹子生長，又長又直的赤楊就被當成水管使用，通常取用直徑約10公分，與檳榔樹粗細差不多的樹幹，先剖半再用鐵器削出凹槽；黃耆老提及：「竹子雖好用但太脆，而赤楊較為結實、耐用，水不斷地流過赤楊水管時，能保持水管不易損壞，若有時有水、有時沒水時，水管容易損壞，需要經常更替」。赤楊的木材雖然不耐久燒，但很容易燒起來且火焰旺盛，所以會將赤楊的樹

枝當成引火柴，因此赤楊柴火收集是平時就在做的工作，早期出外農耕、打獵時就常會順手攜帶一些赤楊柴火回家使用的。

## 赤楊的文化意涵

赤楊除了是農林生產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素材外，也出現在祭祀場合中，布農族最盛大的祭典是射耳祭，其中一個過火儀式稱為「火祭」。訪查幾個布農部落，長輩皆指出以往火祭中一定會使用赤楊，主要取其燃燒時火焰旺盛，以及為重要的生產、生活用材的特性，因此用於火祭場合頗有教育之意味。此外，射耳祭之前獵人會上山狩獵，未一同上山的男人則負責收集赤楊，祭儀前一天將赤楊集中至祭場，隔日便能在祭祀中使用，祭祀過程中主祭者會期許大家如赤楊一樣又直又高、快快長大。黃耆老指出赤楊又直又長、生長快速，對布農人的生活益處很多，人們因此喜愛且重視赤楊，並用赤楊教導子孫應該像赤楊一樣正直、對部落有貢獻，人若能像赤楊一樣也會獲得部落族人的喜愛。

除了將赤楊直接用於射耳祭中的火祭儀



布農族最盛大的祭典是射耳祭，其中一個過火儀式稱為「火祭」。傳統的火祭儀式一定會使用赤楊木材。(王相華 攝)

式外，還有一項農閒期間(小米收成、入倉後)的休閒活動也與赤楊有關。九至十月為農閒時期，部落會舉辦運動會，其中一項是拔赤楊比賽，拔赤楊像是特別為隔年射耳祭而辦，若隔年有數位想參與射耳祭的青年，就能舉辦比賽。主祭者會帶著青年到山上的赤楊林，除了砍赤楊當柴火外，也會鼓勵青年嘗試徒手拔起較小株的赤楊；工作完畢後，他們把能拔起的最大一株赤楊扛回祭場，靠著屋簷斜放比較長短，能夠拔起越長、越粗赤楊的年輕人表示越有力量與智慧，日後能交付給他部落較重要的工作。也有相關田野調查資料指出，家屋內住有年輕男生的布農族家庭會在開墾季期間將赤楊斜放在屋簷上，宣告家屋內居住者已經有力量的真正男人了，這與拔赤楊比賽或許有類似之概念。

除了祭祀、活動之外，長輩也運用赤楊教育小孩。在舊部落他們會在休耕地上種植赤楊，小孩則幫忙採集赤楊小苗，如果採集的小苗是歪七扭八的，會說採集者的心也是



耆老說明青少年拔赤楊比賽的評比方式，假設白車的車頂邊緣為屋簷、竹子為赤楊，拔赤楊比賽後會將赤楊斜放在屋簷上比較長短及粗細。(沈恕忻 攝)

歪七扭八的。長輩說去撿柴火，如果有人採集彎曲的柴火，長輩也會說這人心歪的，長輩教孩子採集直立的苗木及柴火，也暗示了日後做人要正直。因此布農族人與自然資源的連結不純然侷限在物質使用的層面，也將其應用於文化及日常教育上，延伸出各種意義，成為文化與教育的題材，使得布農族人與土地間產生更深刻的情感連結。

## 結語

布農族人祖先發展出農作與赤楊輪流種植的輪耕方式。種植赤楊除了提供生活所需的木材來源，也在土地管理上發揮了重大的功能，展現了土地資源永續使用的思維。此外，布農族祖先將對赤楊的尊敬、感謝內化到文化裡，藉由祭祀、教育等方式，讓後代更加瞭解赤楊對族人的貢獻，無形中將傳統生活智慧延續下去。

多數布農族部落由20世紀初期開始陸續搬遷至低海拔山區，周邊的森林不再有赤楊出現，也不再適合在休耕地栽種赤楊。由於與傳統土地的連結減弱，赤楊栽種、使用文化已不適用於現代部落的生活，但在土地永續、友善管理的層面上，仍然可以參考赤楊與農產品輪作的傳統混農林經營管理作業方式，選擇適合於現居地環境的農作及林木，達到活用並延續傳統知識的效果。近年來傳統知識逐漸受到重視，導因於瞭解並適當的應用傳統知識，有助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及自然資源的永續經營；向原住民耆老學習如何與自然共處，或許能幫助我們免於在現代的速食文化中迷失了方向，並以更寬廣的視野、更悠遠的思考，看待人與土地間的倫理關係。⊗